

隨筆

郭奇榮

故鄉何處

我在數年前訪問一位印尼學者黛維的文稿中，提到：黛維女士發現在台灣的印尼歸僑有三個家，大陸祖籍的家印象模糊甚至沒有印象，台灣生活了幾十年，是生活的家，在這裡組織家庭，並有子女後代，而印尼是心中的家鄉。

從主觀意識而言，心中的家鄉也就是故鄉，由此詮釋，海闊路遠的印尼應該是印尼歸僑的故鄉。果真如是嗎？

前年的八月，我代表台北大埔同鄉會到新加坡參加當地大埔會館舉辦的年會，主辦當局還邀請各國各地大埔同鄉會的鄉親代表與會。年會為期三天，有會議也有歌舞表演。讓我印象很深的他們演出的一首經過改編的客家民謠。即把「月光光照禾堂，騎白馬過蓮塘」改唱為「月光光到南洋，南洋係新家鄉」，同時常常耳聞新加坡大埔人說「久住是故鄉」，意思新加坡已是他們的故鄉了，這是落地生根的意思。在印尼的華僑華人事實上也有這樣的想法。

今年三月間聯合報有一篇稿——台灣的越南情緣，標題是「日久他鄉是故鄉」，文章提的是久住台灣的越南新娘把台灣當成故鄉吧。用語與新加坡人說的異曲同工。

故鄉的概念一般的認知是，除了祖籍外，還有其他一些說法：有人說父母的葬身地是自己的故鄉；有人說自己的出生地是故鄉；有人說晚上睡覺，讓你魂縈夢牽的年少生活的地方是故鄉等。

走筆至此讓我對飄泊情懷深有感觸。人最好在父母家、自己的出生地過一輩子，那裡也不去。不知那裡看到的一種描寫，說有一個人孤陋寡聞，從未踏出五十里以外的世界，只知道家鄉的山水與鄉鄰。我倒認為這個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不必為牽念故鄉而生憾。

來個總結吧，我的故鄉在那兒。看上面我自己的引據與提出的例子，我的祖籍是廣東大埔，我出生地是印尼，我夜裡夢回的是印尼，我父母的葬身地是台灣，我的久住地是台灣，我的故鄉應該是台灣吧。依順序認定的說法，即印尼是第一故鄉，台灣是第二故鄉。這樣一排故鄉還是印尼。

印尼歸僑們，你們說呢，我們的故鄉在那兒。

咖啡早點

早上起來的民生問題是吃早點。各人吃法都不一樣。最有營養的吃法是咖啡、鮮奶、果汁各一小杯；蔬菜沙拉一盤；土司或麵包一份；煎蛋一粒或兩粒；煎培根或香腸一碟。是多了，住大飯店次晨供應的免費早點還比這些豐盛呢。這是西式、中式、和式就不一樣，稀飯、乾飯配數樣小菜。

我的早點是採西式的，但樣數少很多，只有土司或饅頭加上一杯咖啡，是簡單不過，但覺得夠了。我的咖啡是喝印尼咖啡，不加糖也不加奶精。我的花樣在土司饅頭的塗料上，如奶油、果醬、花生醬、巧克力醬、肉鬆等，都會輪流食用。最近我發現有一法，即花生醬加幾片炸紅葱，吃起來有加多加多的味道，吃完還意有未盡。

比較特別的是土司夾榴槿，榴槿上市有季節，不是可以常吃得到的。前年我在新加坡時，曾特別到麵包店看，看到三種榴槿麵包，計榴槿麵包（榴槿混麵粉烘焙）、夾榴槿麵包、榴槿蛋塔，

都買來嚐，風味不錯。可惜當時我在超市買不到榴槿果醬。

喝咖啡不加糖很流行，也符合健康，我也趕時髦，一開始不習慣，慢慢覺得很好，就一直吃下去。我喝的是印尼咖啡，起初是到成都路一家咖啡店一磅一磅的買，後來印尼商店興起，就買船商標包裝咖啡（Cap Kapal），味道差不多。喝印尼咖啡有很長時間了，起初加糖後來不加糖。我覺得喝不加糖的咖啡，印尼咖啡才好喝，因印尼咖啡屬香味，如換南非咖啡或別的，因帶苦或酸味，不管是即溶的或非即溶的，不好喝了。

我最近在台北車站地下街印尼店買咖啡時，碰到一位印尼僑生，問他船商標咖啡在印尼市場的等級如何，他答是一般普通的，印尼人最喜歡喝的。意思在印尼它不是高級的。我聽了心理不是滋味，原來我喝的是普通的。但說實在船商標咖啡我很滿意。

我內人她不喝印尼咖啡，她喝的是超市賣的即溶咖啡，貝納頌、雀巢各種品牌都喝；也買小包裝二合一、三合一的。當我們同時沖泡咖啡時，滿室生

香，咖啡早點讓生活增加樂趣。

幸福老人

我曾經是一家報社的經濟記者，有一次到一家工廠訪問，看到廠區花園有一老人在修剪花草，態度從容。公關人員說他是公司創辦人，於是我前去打招呼，談話間，他說：「我的兒子當董事長，我兩個孫子是部門經理，我沒有事可做了。閒不往，只好整理花草。」對來客似乎不想談下去，只好他去。遠遠看他的身影，是一個硬朗的漢子。

在更早的時候，南部有一位國小老教師向校方提出提早退休，問原由，原來縣教育局（當時有的縣的教育局尚稱科）宣布他的兒子升為同校校長。兒子當校長，做為老子的怎樣做下去。或言調到他校服務，搖頭說不必了。兒子已有成就了，自己不必費事了。老同事不知是恭喜他還是勸留他。

兩三年前我在台北市公園路健保中心看病，因該中心快要結束門診業務，掛號者多，最後有幾個人等在呂金盈醫師的號，於是大家聊天。有一位老者，快九十歲，身體還健朗。大家問他為什麼不請家人陪伴，他說最小的孫子都上

班了，沒有人有時間陪他了。表情落寞中有一份自滿與自傲。

以上幾個故事人物，我想都指為「幸福老人」應是合適的。人生境界，到此應該滿足了。

民國一〇六年十二月一日脫稿

綠荷傾

方福捷

清晨聽雨聲淅瀝，暫得心頭不染塵。却看籬邊修竹挺，徒憐水面綠荷傾。何來樹鳥啼聲急，只為巢雛待哺鳴。世上諸般唯因緣，方能透視六根明。



方福捷撰於印尼三寶瓏10-12-2017